

隨戴先生歷險記

史煥章

猴子石渡口被炸傷

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，在湖南長沙起了一次大火，這場祝融造成的災害，幾乎把長沙市區給吞沒了，此乃抗戰初期一件大事。十三日的上午九點左右，戴先生巡視火後的長沙市區後，又到湘江猴子石渡口處，他身邊只有我一個人。當時有本局滿載物資的大卡車多輛，排列成一字長蛇形，接連到渡口處，等待乘船渡江。湘江中僅有擺渡船兩艘，每艘每次祇能載運卡車兩輛。負責指揮渡口處工作的，是軍統局的同志吳中校。戴先生蹣跚盤桓，指示機宜，希望卡車迅速渡江西行，心中甚似焦急。

約九點二十分，忽有日寇飛機兩架臨空，諒係偵查長沙市區火後情形者。旋即低飛，以機槍掃射沿粵漢鐵路兩旁步行的無數難民行列，死傷枕藉。少頃，飛至猴子石頂空，盤旋一匝，瞬間即俯衝向下投彈，將戴先生座車左前輪輪胎炸燬。此時，我強勸先生臥倒地上，並以肉軀作其屏障。敵機繼續投彈，兼用機槍掃射，約五分鐘，始行離去，總計投彈二十餘枚。

我看見先生塵土滿身，斑斑血漬，坐起詢問：「主任！是否負傷？」

先生即起立，以雙手自摸週身上下，告訴我說：「我沒有，恐怕是你受了傷？」

此刻，我始知已負傷四處，計右腿三處，左腿一處，三處槍傷，一處彈傷。右腿彈傷較重，當時已不能起立。蓋先生身上的血漬，即我被彈片擊中時，濺去的血液也。當蒙先生賜我大方形白手帕一塊，並助我擲下內穿白襯衣一方，將傷口裹緊，以止血液再溢。約一小時後，擺渡船恢復運車工作，蒙准以第一艘渡船過江，勞臨訓班同學關清華兄（二十九年任山西太原被敵憲兵逮捕，已壯烈成仁）背負乘車上船，以致將其制服染紅多處。

我奉命臥於担架帆布床中，床則置於空卡車上，行駛甚速。石路不平，卡車顛簸，震動異常，途中疼痛情形，迄今思之，猶有餘悸。蒙楊建民兄等護送，午夜行抵沅陵，住進南門外的宏恩醫院。斯時我因流血過多，傷體疲乏不堪，惟精神尚好。當經外科主治醫師略事診斷，即令更衣送入病房。

堅拒割斷右大腿

翌晨九時許，醫生告以，因右大腿受傷過重，必須施用割斷手術，我立加反對說：「寧願死去，絕不
分肢。」

嗣該院美籍女院長以英語爲我解釋需要截腿之理由，我也未接受。約十時左右，戴先生駕臨醫院，囑以必須遵從醫生的話，我婉言抗拒：「無我右腿，即無我生命。」

先生說：「你的一生事業，我負全責，有腿無腿，又有何妨？」

我仍執意不從，先生見我意志頑強，遂親自簽字於醫療手術保證書上，令院方施用開刀手術。臨行時囑附：「忍耐靜養，需要換金腿金身，我都爲你換。」一面囑沉臨組負責同志，每日派員來院探視，並送各種肉類菜餚，如此連續百餘日，未嘗間斷。

開刀經過情形良好，惟每日換藥沖洗，苦疼難忍。月餘後，臨訓班全班官長及留班任教同學帶領參訓班學員，步行經沅陵赴黔陽，蒙陶一珊、謝力公、王班聯、徐永年諸師長暨劉崇豐、陳維善、孟昭元、吳明文諸同學先後蒞院，垂詢傷勢情形，慰勉有加。陶一珊師並賜百元，囑安心靜養。

百日後，各傷口漸漸封合，惟右大腿傷口長尺許，封口較緩。而膝部以下，既無知覺，亦不能動轉。醫生囑云：「本院缺乏電療設備，必須另覓較大醫院，施用電療，始可望痊癒。」

出國醫療數萬金

據情報轉戴先生，立蒙准予轉赴貴陽中央醫院醫治，並遣專人沿途照顧。嗣以貴陽中央醫院復院未久，設備殊簡，乃復奉命轉往重慶醫治。二十八年四月杪抵重慶，由服務重慶稽查處之李甲孚同學担保，住於寬仁醫院。住院未滿一週，又逢「五三」「五四」「五九」等日敵機大轟炸。該院因無完善電療設備，奉命移住歌樂山中央醫院，該院亦無完善電療設備，治療乏術。再據情報告戴先生，蒙先生蒞院垂詢恢復情形，經主治醫師詳加解答。先生告我：「明天上午來會家岩談話。」

我遵命準時前往，當即決定送我赴海外醫療。七月二十四日下午，羅家灣局本部舉行盛大之懇親會，並邀同志眷屬參加，我亦奉命與會。又蒙劉啓瑞先生偕同乘車由縹絲廠赴羅家灣。會中，囑我坐於講臺之側，戴先生講述我負傷經過甚詳，備承嘉勉。

二十九日總務科長郭斌先生送往重慶珊瑚壩飛機場，我即赴海外療養。海外醫療三年，耗金數萬。三十一年春，奉命返渝，參加軍統局十週年「四二」大會。